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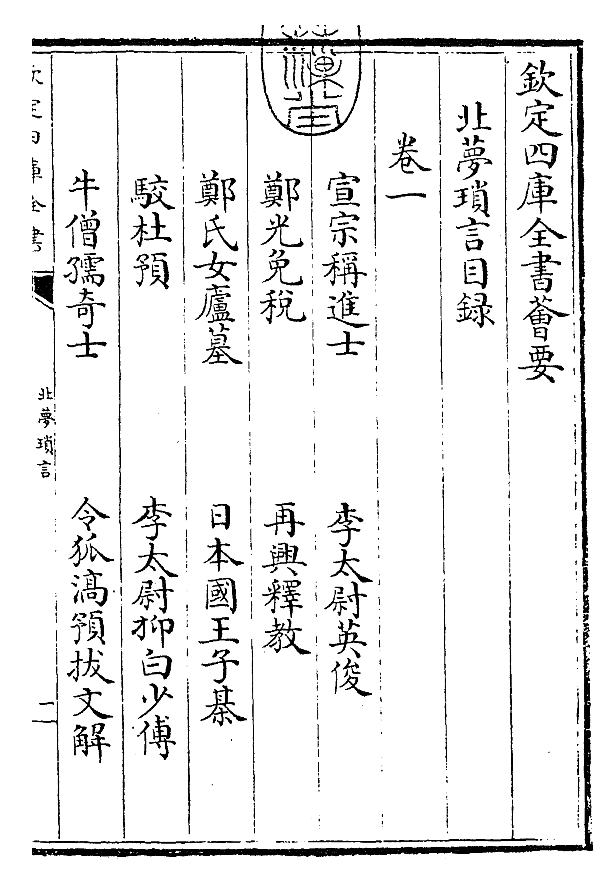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一至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董誥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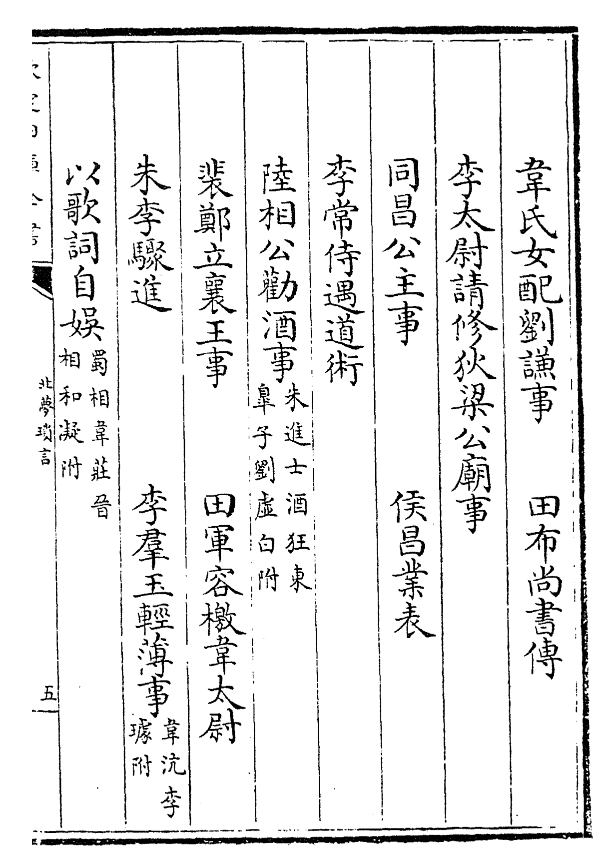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目録

卷一

卷三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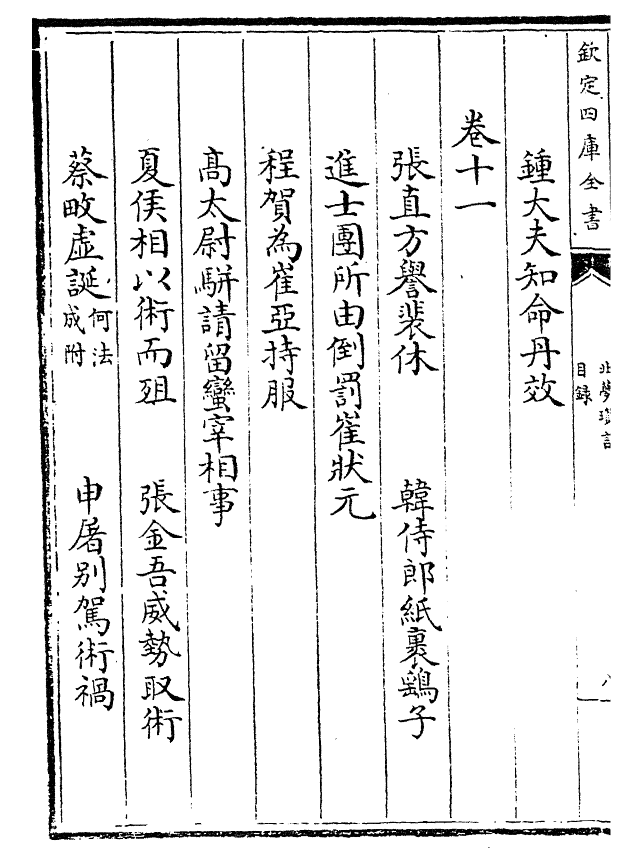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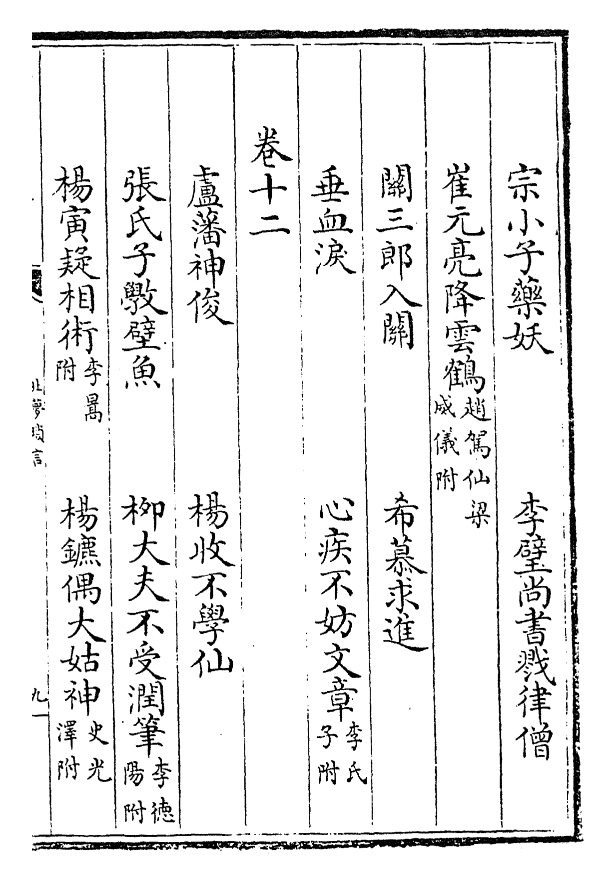


卷八

卷九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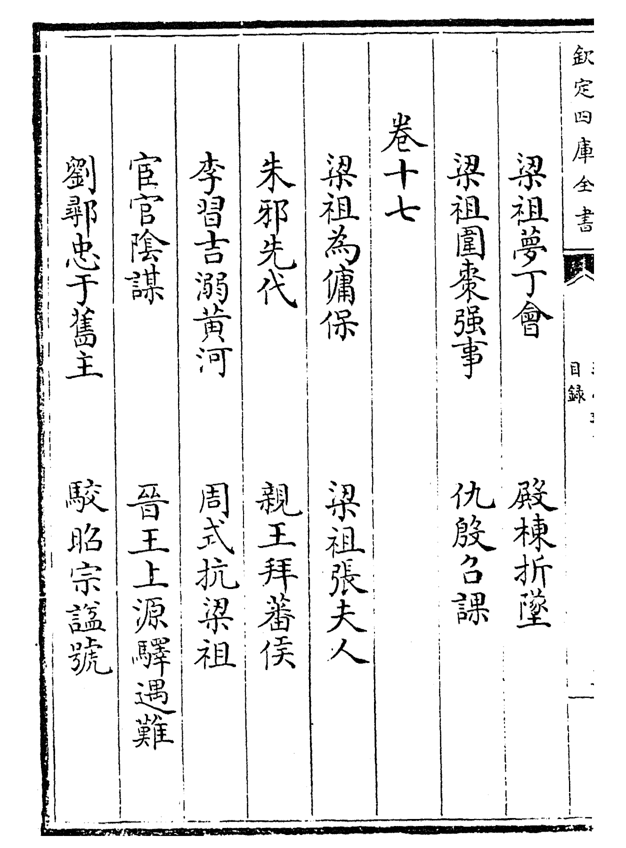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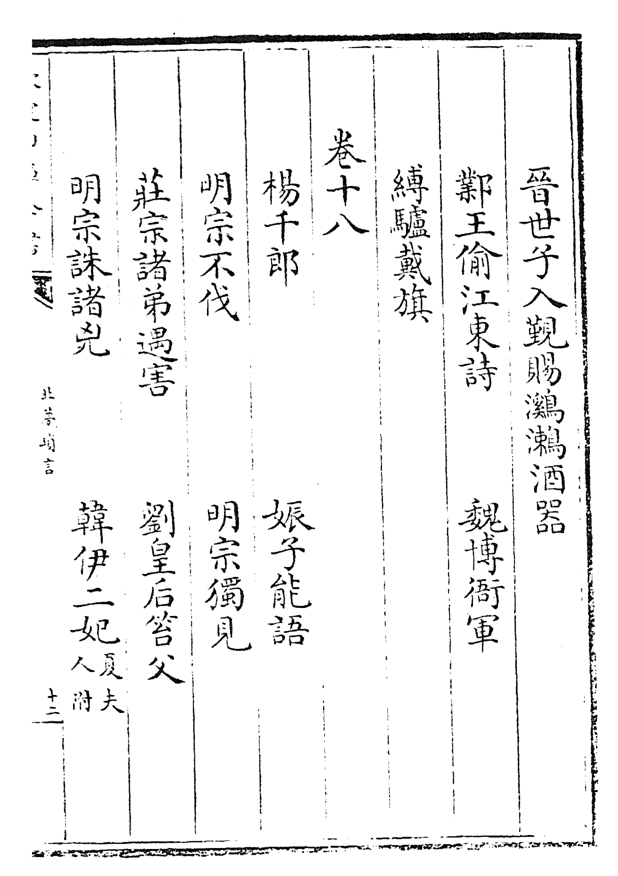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九

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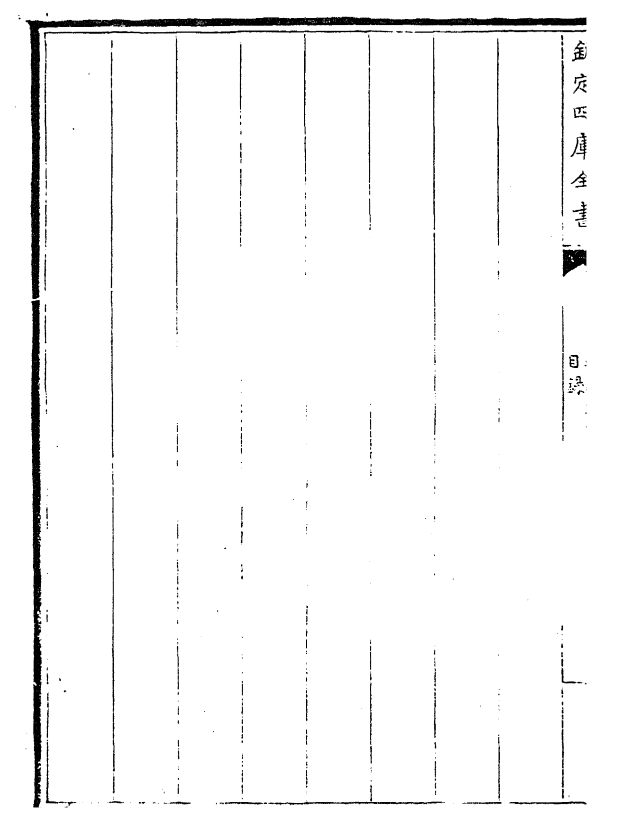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撰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貴平人

而自題乃稱富春孜光憲自序言生自岷峨
則當為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為
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為從事以文學
知名後勸高繼沖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
黄州刺史以終舊以為五代人者悞也所著
有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傭集鞏湖編玩蠶書
續通歷紀事等部皆久亡惟是書獨傳於後
以左傳有田於江南之夢而荆州在江北故

以命名所載皆唐及五代時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說以示徵信雖詮次微傷叢碎實可資史家考證之助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采掇尤多明商濬刻入稗海中而所據本脫誤特甚今所傳乃元時華亭孫道明所藏則猶宋時陝西刊本之舊也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北夢瑣言原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逈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

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箧簏爰因公退咸取編連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北夢瑣言卷一

宋 孫光憲 撰

宣宗稱進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鬬雞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

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名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

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茍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蔭光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為縣

宰定税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賚胡為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

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宫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録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奬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元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元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懐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内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棊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棊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賔曰此第幾手荅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賔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祿

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棊其力粗贍安輙名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始一作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名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鋌獲免良可笑也

駮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孱喪議立春秋左傳

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婉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

陳工部義同蓀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駮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一作或）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

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絶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一作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相器識者於其荅制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比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蓧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蓀光子曰僧孺登庸在

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令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勲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䟽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

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宦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嚴廟别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王）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搆）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轍

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見唐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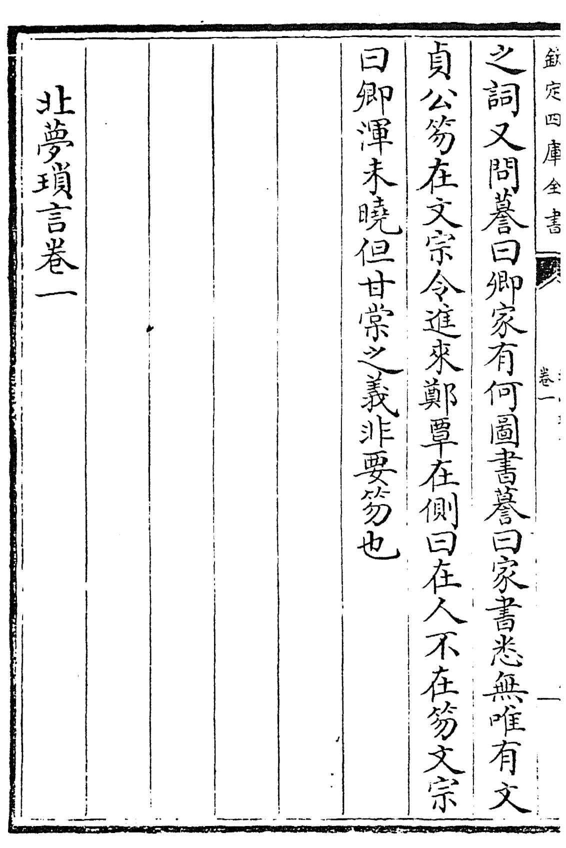
禿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纔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厖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

多不録時人號為秃角犀凡涖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禄以豐己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箚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委舍人善為



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一

北夢瑣言卷二

宋 孫光憲 撰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

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蹴及楊墨踩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

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黄寇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温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為張雲劉蜕崔瑄疊上疏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寃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

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誚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温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

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絢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絢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徳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

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竊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馬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

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将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懐柔蠻獠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荊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没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

趾辱懦者鬬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為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為萬騎風住為一川肉時有踐卒回千門萬户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頳川綠吟此詩有以見一作知失於授任為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

多霞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為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

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録奏賜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馬亦號此地為天威路實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 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内孤貧一作負者公乘億賦詩三一作二百首人多書于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詩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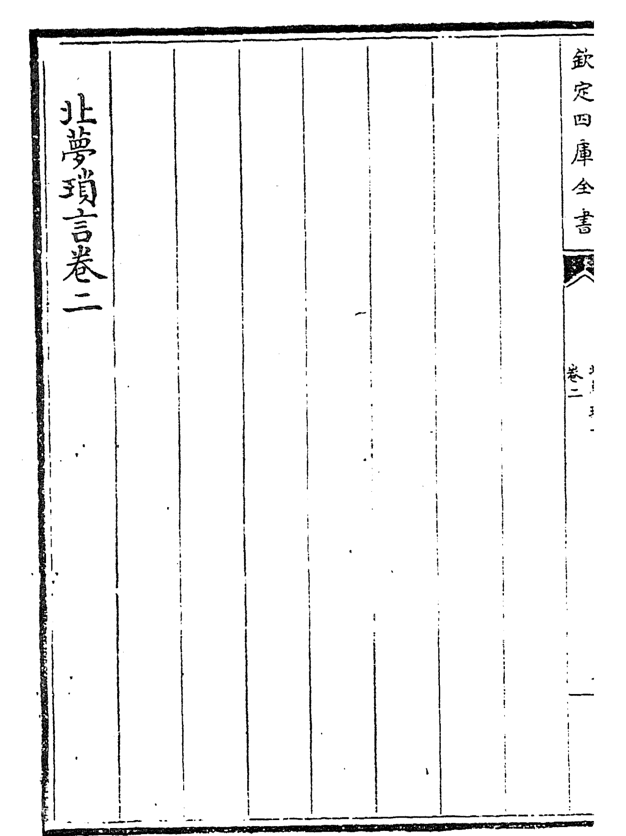
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
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一作田
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又云二
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
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
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蓧
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為蔭
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

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俟席上於愚有德色默不敢荅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敭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

入其家盡為僕妾所有老弃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比為短也篠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恥（一作恐）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鬻蔬未有祿代耕豈空器而為養安可忘甘旨不追晨昏今之世祿豈薄不能搏節稍豐則飫其狗彘少（一作似）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四 子部

北夢瑣言卷三

宋 孫光憲 撰

盧肇為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竒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禀朝廷恐有親屬言薦㑹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

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為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諴相名

唐相畢諴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鹺賈之子請改為諴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

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文集也

段相踏金蓮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輙詣謁湌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

偶伶傳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一作惟）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

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卻固不能為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懇謝曰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

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荆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劒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嘗薦賢時號禿角犀

李光顔太師選佳壻

李太師光顔以大勲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壻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冀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顔一健兒也遭遇多難一作君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勲懷弓藏之慮武

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王特尚書與太師宅重疊姻戚常語之

王文公又手睡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餌飥麪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别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

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名一牓人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餞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

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脩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狐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飡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一作山人朝無强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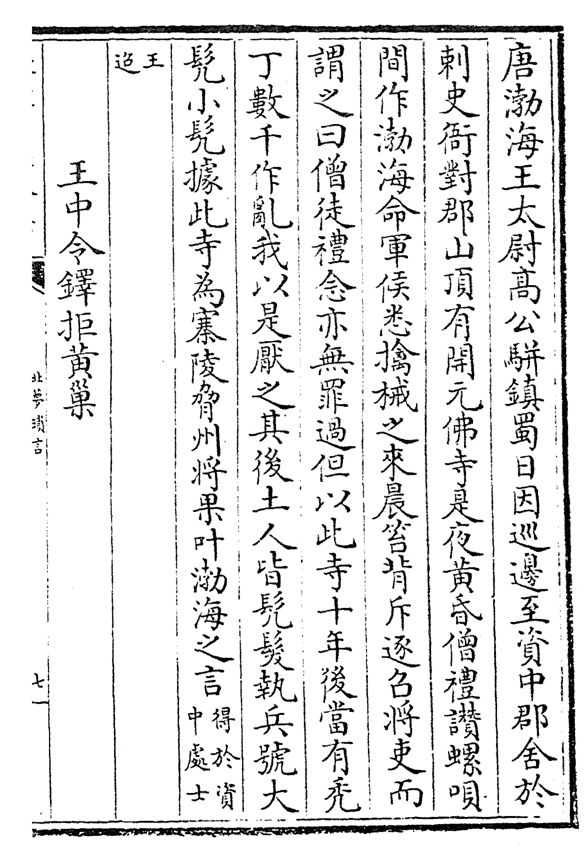
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匡一上人細話之

李氏瑞槐趙令公檽棗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檽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

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一作也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衆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宰康張甚詳悉也

高太尉決禮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黄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名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兖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為寨陵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迢

王中令鐸拒黄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内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荆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是棄闗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勲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髙

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勅（一作黜）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其中也黄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都統上表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儻便歸降必有陛奨朝廷恥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懐擲果之羡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

後乃翦紗巾之脚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袪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儈豕者謂屠者一作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宫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於倡樓也

李勲尚書發憤 趙觀文附

薛能尚書鎮郓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勲尚書先

德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進脩因舍歸田里未踰歳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令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脩進爾後果策名第敭歴清顯出為鄆州節度也

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進士趙觀文桂州小軍杜狀元及第乃才舉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敭歷清顯聲稱烜（一作赫）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授（一作使）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滎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蓋杜征南蛇吐之

類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别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 崔珏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士莊産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縁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寛織篾籠名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一作安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也　崔珏侍御家寄荆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溲器 屬圖南附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溫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厮僕之役乃脫屨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為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為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為命代

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　厲圖南為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之圖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翦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為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為行魯酖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温顏恤惻

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宅使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壼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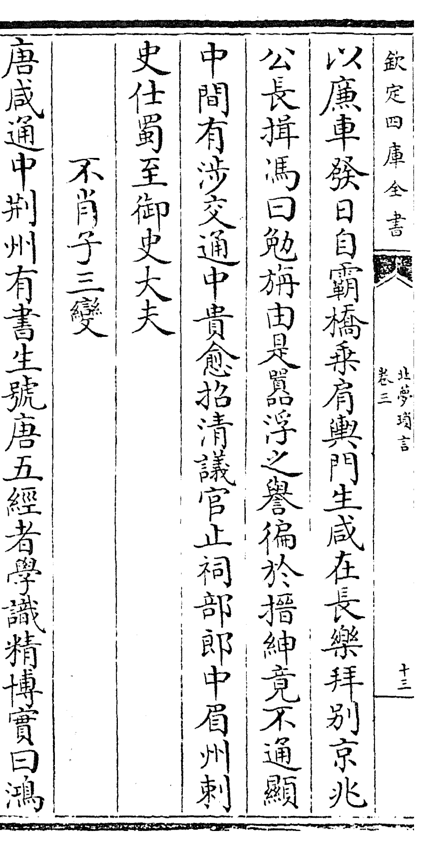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

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審是隱者為復是漁師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一作中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導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報本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喻也

杜審權相斥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牓中文譽最高是歲遲羅國
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叅軍
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
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
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
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滎陽
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
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



以廉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掐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荆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

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一作公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内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因李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閾薛監

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一作公出鎮魏相暮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為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折窣一作推窣芥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為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亭迴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

乎灃州老軍將周藹舊曾服事備言之

陳會螳蜋賦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為業為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不許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蜋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奬訓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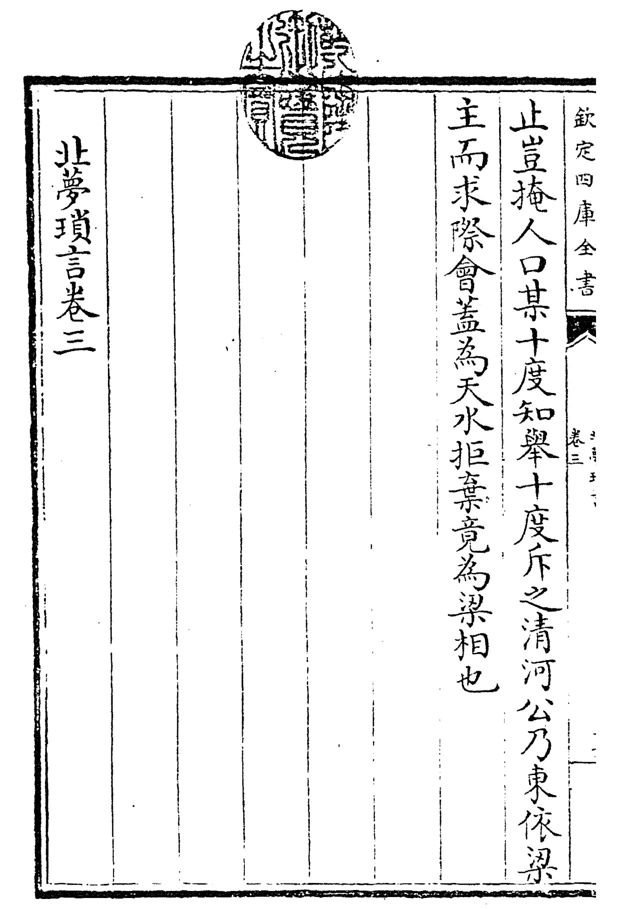
擢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一作馬餺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又鎮番禺效吳隱之為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顒俟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賔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為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



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為天水拒棄竟為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四至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子部

北夢瑣言卷四

宋 孫光憲 撰

趙令公紅拂子

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瞿但有顰蹙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

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麄官乞與真抛卻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為麄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櫜鞬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入座曰俾渠消災

時人以為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為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懐戚戚每對客座而廝僕輩紛詬毆曳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曾秉軺至

蜀請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棲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罹㲉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玭大夫賞年曆

唐柳大夫玭直清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叅具櫜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卻之亞台曰朝廷

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麐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姪從行以為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倔起斯乃押衙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揆尚書鋸解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圍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為都統華帥韓建

為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為繡州牧孫尚書為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狗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不行乃謂曰死狗豬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絶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

受戮曰章皇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帥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唯時儁乃烈士也

崔脅相腋文

唐崔相國愼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姪娘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閒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名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曰腋下有文

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肖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餤頭以為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煑餤頭也杜豳公

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潛好看鬬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乎

畢舅知分蜀楊會附

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

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一作良）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一作子）家供待而博（一作簿）一虛名長馬乎雖强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縣役亦畢身之次也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宏農甚思一見而頴川輒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弘農曰嚮風久矣幸獲祗奉敢以將來祿算為請勿逕造次頴川呼人為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為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喻其言

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恨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為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為愚話之

妖人為稱陳帝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

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彌勒會北中金剛禪也）竊此聲勢乃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祭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穎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一作僕射）由閹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始為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相磎高才與學冠絶羣彦為朋黨所排洎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拔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為寒心朝士有識者閲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為然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京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名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黄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大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顧相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扆相六月及第盧光啟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暑月苦於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天牓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　盧相光啟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謁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

也策名後數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别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别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為張相濬一作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後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為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内文章止曾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闕圖常脩乃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闕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一作拔）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一作拔）卒為者也席人大噱闕圖妻即常脩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成令公為蛇繞身

唐荆州成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瓌謀害之遂率本部奔於秭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泝流而鎮渚宫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令初姓郭後歸本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為腹心

凡有闕政頼其規賛自賀隠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騁辯陵人又多矜伐為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徼過皆手刃之竟無糸嗣樓船之後幕僚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黄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

賊回顧乃是此道士一作人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 羅九臯附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

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皐巾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貂遥見促名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嶽神瞥張簴

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簴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毆擊痛呌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開石函為冥官所錄奪算見宣室志

李載仁郎中目睹為愚話之

柳婢譏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郢（一作賢）鎮郪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一作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窻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窻下過召婢就宅蓋公於束縑内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

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為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隷屬邑怪而辭之師儒

曰巴蜀亂離其懐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儌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為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為斯人而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圖進士牓

禪門有祖系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懐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

人良可怪也唐進士宇文翃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翃嫁一作娉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爇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葆光子嘗試一僧備詰謬妄一旦擁徒說法自言

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糸乎是則宇文翃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李齊名

温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温李才思艶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

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揺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堂内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顔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為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

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温舅曾於江淮為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為其假手一作多為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

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令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遺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　末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

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内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恥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嶽魏夫人壇羣僧調之乃自顛仆此乃修道而靈官所衛也已

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强暴尼憚死失志隱峰取去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勍暴橫鞭人之胷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沈於蟇頤津也崔氏女末山尼

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況治容誨淫者哉孫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攜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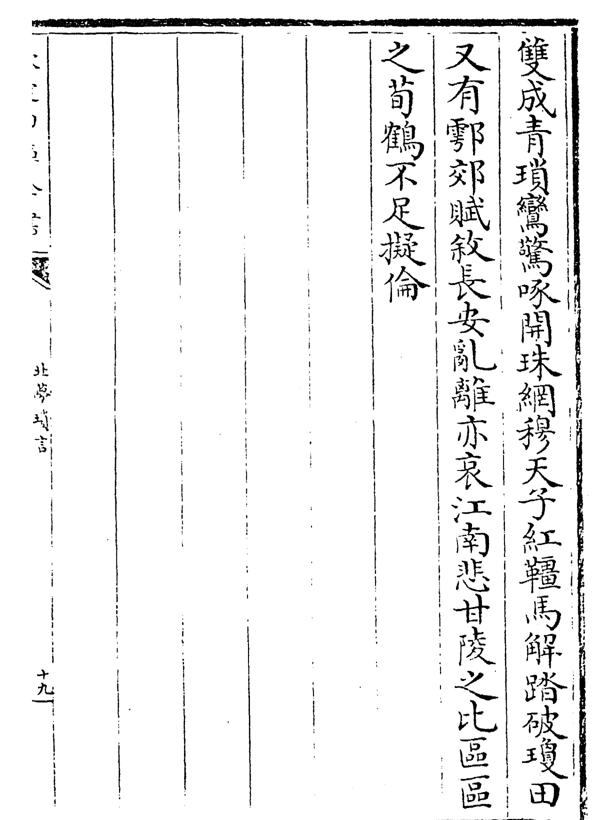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别業在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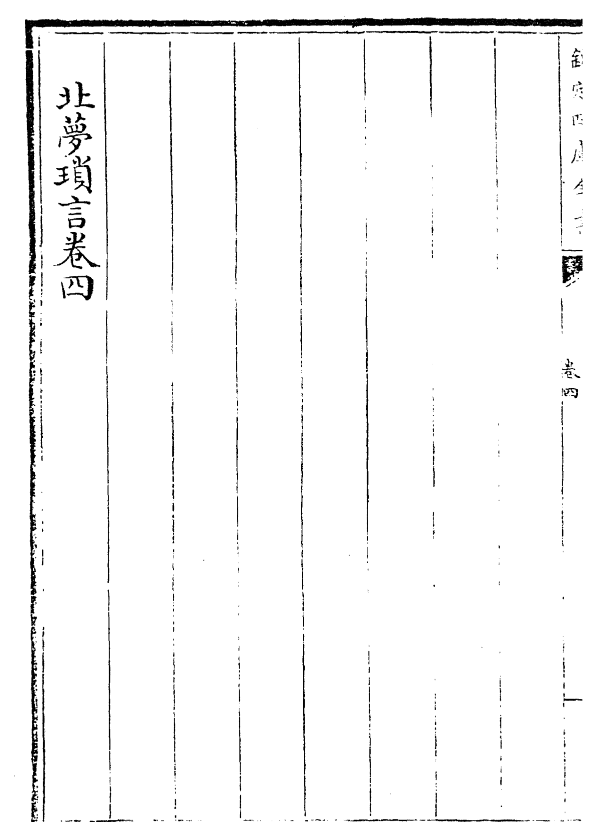
州管内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褻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褏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黄巢亂離莫知存没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荅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咍是知虚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



雙成青瑣鸞鷩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鄠郊賦敘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四